



忆章次公先生的教学方法

章次公先生非但是当代学验俱富的著名老中医，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中医教学工作者。他的教学方法，灵活多样，兹将他生前在上海国医学院讲授药物、时病、杂病和指导实习的多种方法简述如下。

章先生讲授药物，不像当时其他医校教师用现成的本草作教本，而是自编讲义。把每一味药（植物）都分为原植物、产地、入药部分、性味、主治、近世应用、炮制、用量、著名方剂、前代记载、近人研究、东人之说等项详述；最后为他自己的编者按，着重说明该药的应用方法和自己的使用经验。有时他指定一二味药，叫同学按他编写的模式，试编讲义。他用这种方法，使同学广泛涉猎，开拓眼界，并锻炼写作能力。

先生讲授时病、杂病，重视实践经验，不是从书本到书本。所编时病、杂病讲义，一面选评古今医案，如“湿温古今医案选评”等，一面常将自己所治，以及同一患者复经其他医生所治医案，一并编入。例如“记夏玉峰先生女公子湿温案”，患者湿温缠绵不已，先生前后诊治十四次，又经丁济万、陆仲安、徐尧功、马介梅、徐衡之、华实孚等先后诊治一至四次，这许多医生的医案，竟一张不缺，全部编入。讲授时，他把自己和其他医生的医案，根据学理，实事求是的详细研讨，使同学汲取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。

先生自己的医案，患者药后有效的固然编入，如“乡间治验录”等；治疗无效的也毫不掩饰，全案编入。如“刘宝善疮病失效案”，“钱鼎乃祖母湿温病失效案”，“戚楚卿黄疸失效案”等，跟同学一同研讨失效原因，引为鉴戒。

先生不用注入式教学法，有时选录了自己和其他医生的医案，纯由同学自己辨析。如“记广东陈姓妇人腹痼案”，患者先由夏应堂、吕鞠屏诊治，后先生与曹颖甫同诊，先生对夏、吕医案不加评鹭，仅谓“今详录前后诸方，不赞一辞，其是非得失，读者自能辨之”。医案之后，有时还提了问题，如“纪成元胃痛治验案”，就提了七个问题，供同学独立思考。

先生指导实习，收集了不少同学的试验医案，编

印“实习观摩集”。序言谓：“就诸同学疏方定药有与鄙见抵牾者，表而出之，亦切磋之微意”。除对同学的辨证用药仔细的指出差误外，并对案语中欠妥的字句，都加以修改，这对同学业务和写作水平的提高都有很大帮助。

先生在三十年代，用这种灵活的教学方法，是难能可贵的；时至今日，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江苏无锡张泾人民医院中医科 孙砚孚

黄苔辨证一隅

读您刊 1981 年第 5 期“黄苔不能一概从热论治”的报道，很有启发。一般说来，黄苔主里证、热证，外感病见此，为表邪已罢，热邪入里之征。黄厚而干，为湿热未除而气津已亏；黄厚而腻，为湿热挟杂，或有食滞。治之大法，不外热者清之，湿者燥之、利之，佐以芳化，叶天士首创辛开苦降之法，甚为合拍，此言其常。但在临床实践中亦有异于此者，兹举病案一则以证之。

张××，男，36岁，新疆某单位职工。于1980年9月罹病，先后经当地医院作肝功、超声波、胆囊造影等检查，证实为慢性胆囊炎，排除胆结石。曾迭进清热燥湿，疏肝利胆之中药及各种抗菌素、利福平等西药，住院半年之久，病无进退。于1981年4月8日回到家乡，翌日求余往诊。证见：苔黄而腻，舌质胖大，边缘有齿痕，舌尖赤，脉濡细，胁下时有灼热及隐痛感（从无剧痛），喜按，甚则放射至肩背，食油腻其痛稍增，且持续时间延长，双下肢肌肤紧张，困乏无力，小便时黄，大便时燥。据此辨证为：肝经湿热，疏泄无权，中焦升降失司，拟清热燥湿，疏肝解郁，理气化痰，辛开苦降之法，治约二月而诸证不减。余细度之，固守此法，终难获效。若舍热而从湿治，先投以温燥之品，待其湿尽或化燥之际，再清其热，或可冀效。遂改拟附子理中汤重加辛燥化湿之品。方用：附片30克（久煎），党参、苍术、白术、佩兰叶各15克，干姜、草果（去皮）各12克，丁香、吴茱萸、肉桂各6克，茵陈、滑石各30克，胡椒、甘草各3克，水煎，嘱以少量频服为宜。尽剂而证情如故，守方又连进3剂，仍无一效。余思湿性粘

滞,又兼久病湿邪深入,非大剂不能为功,后加附片为50克(久煎),干姜、草果(去皮)各为20克,苍术为30克,去党参,余药同前,迭进3剂,黄厚之苔方退,困乏无力亦除。方喜转机初萌,适遇其友邀往成都检查,仍诊为慢性胆囊炎,劝其手术,患者不允,归途索得一方,为四逆散去白芍合三香汤加白术、大青叶各30克,嘱服10剂。一剂未尽而黄厚之苔又满布于舌,食欲减退,胁痛略增。余告以续服前方,尽3剂而黄厚之苔又减,食欲转佳,惟舌根之苔仍厚,舌缘有溃破点疼痛,大便燥结,小溲清长。此因屡进温燥之大剂,湿退阳复,略有化热之证。乃于原方中去吴萸、丁香、肉桂、胡椒等辛烈燥脾之品,余药略减其制,并加连翘、半枝莲、土鳖虫、桃仁、郁李仁等清上消瘀,润肠通便之品,续服2剂,苔转薄白,除胁间偶觉微痛外,余证已瘳。停药观察20余日未见异常,患者索方回疆调理,乃以益气扶正、健脾除湿,和疏肝理气、活血消瘀之方,分别为散,回原单位,酌情服用。

四川省蓬溪县新胜公社卫生院 李 度

关于“中心黑舌苔治验” 的重复验证

笔者参照《中医杂志》1980年第5期报道的袁玉梅同志“中心黑舌苔治验3例报告”一文,先后治疗各种原因引起的中心黑舌苔8例(肝脓肿3例、急性胆囊炎2例、阑尾脓肿2例及急性黄疸型肝炎1例),其中男6例,女2例,年龄21~67岁,黑苔出现最长者3个月,最短者12天。经治疗黑苔均在短期内迅速消退,伴随症状也随之改善。现举例介绍如下:

孟××,男,32岁。因发热、肝大,右胁痛,舌中心黑苔,经超声波检查发现肝右叶有一4×6厘米之液平,诊断为阿米巴肝脓肿。经灭滴灵、土霉素及多种维生素治疗半月,肝脏缩小,液平消失。但仍低热、乏力、口苦咽干,渴喜冷饮,食而无味,大便干燥,小便短少,舌质红绛,舌苔黄燥而中心伴有黑苔。辨证为邪热郁积,久至化火伤阴;治以清热解毒滋阴。遂投茵陈蒿汤合益胃汤增损。处方:茵陈15克,生大黄6克,栀子10克,沙参12克,麦冬12克,玉竹10克,生地12克,甘草6克,白芍10克,黄芪15克,党参10克,泽兰10克,丹参10克。经服4剂后热退,口苦咽干减轻,黑苔部分消退,再服3剂,黑苔全部退净。

湖北省监利县朱河公社卫生院李庙卫生所

吴秋芳 常亚平

抄袭之书不宜介绍

编辑同志:读您刊1981年第8期载“介绍中医治疗急危病症的《痧症全书》”的报道,深受教益。但觉《痧症全书》(以下简称《全书》)的内容,是摘抄《痧胀玉衡》的(以下简称《玉衡》),介绍引论欠妥。兹从四个方面谈谈个人的看法:

一、理论方面:《全书》的“痧原大略第一”即《玉衡》的“痧原论”内容,将原文开首“痧症”二字改为“其痧”二字,移置于本句文字之后作“其痧从秽气发者多”。《全书》的“痧无补法第二”即《玉衡》的“痧有实而无虚辨”内容加以删节的。《全书》的“分经络第三”即《玉衡》的“治痧毒分经络”内容而增加部分理论的。对照两书的理论内容,除部分是《全书》增加的外,其余可以说是抄袭《玉衡》的,而且还删掉了不少有益的章节。

二、病例方面:《全书》的“绞肠痧”治例三则,即《玉衡》的“绞肠痧”治验四案中的三案。《全书》采取了删节、改医案名及改方剂名称的方法,也属变相的抄袭。其中的“落弓痧”治例二则,即《玉衡》的“落弓痧”治验案,同样是采取了上述劣劣手法。对照两书的治例内容,95%以上是相同的。

三、方药方面:《全书》的“痧分症治第十四”所介绍的方药,实际是《玉衡》的“玉衡备用要方”内容而易其方名的。例如:《全书》的金八方,其金一方即《玉衡》的防风散痧汤,金二方即薄荷汤,金三方即紫苏厚朴汤,金四方即藿香汤加延胡索,金五方即荆芥汤,金六方即清凉至宝饮,金七方即阿魏丸,金八方即沉香丸……。限于篇幅,不多赘引。

对照两书所出的方药,《玉衡》共出56方,其中除陈香丸、牛黄八宝丹、失笑散三方,《全书》仍沿用其方名,而不纳入于所谓六十四卦或八音分纪方名外,余皆易其方名(如竹六方药、土六方药、木一方药、革二方药等)的方药内容,也是《玉衡》治验病例选用的方药。

四、刊行年代:《痧胀玉衡》初刊于清·康熙14年(1675),《痧症全书》出版于康熙25年(见上海千顷堂书局版原序),而实际现存最早的为嘉庆3年(1792)刊本,编刊年代显然晚于《玉衡》。

综合上述分析对照,说明两书内容相同不是偶然的巧合,而是《全书》抄袭《玉衡》的实据。其实,近代名医谢观早已指出:《全书》“实窃《痧胀玉衡》”(见《中国医学大辞典》)。为此我认为值得介绍推广的应是《痧胀玉衡》,对《痧症全书》这类抄袭之作,不宜如此

报道。广西中医药研究所 黄贤忠